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政治·外交

世界知識年鑒（1937年）
一九四一年的世界與中國



大
家
出
版
社

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

167

主編
虞和平

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

167

政治
外交



大象出版社

虞和平 主編

世界知識年鑒（1937年）
一九四一年的世界與中國

七 三 九 一

世界知識年鑑

世界知識社編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一九三七年四月

本年鑑撰述人（以姓氏筆劃爲序）

中國經濟情報社	朱楚辛	邵宗虞
吳清友	金仲率	姜君辰
胡愈之	畢雲程	張仲實
章乃器	葛齊	賓啓
錢俊瑞	康君模	賴實
		錢亦石

一九三七年
世界知識年鑑

一九三七年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編輯者

世界知識社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
生活書店
第三八四號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一九三七年四月再版

每冊實價捌角整

序

這部小小的新年鑑又與期待着它的朋友們見面了。

在去年今日印行舊年鑑（一九三六年的）的時候，我們曾經聲明不抱多大的奢望，以爲它對中國學術界有很大的貢獻。我們祇想藉此便利一般著作家與研究者的查考以及適應讀者大眾的需要而已。不料出版以後，從讀者方面聽到許多溢美之詞，而銷路亦在萬冊以上，這種意外的收穫，使我們於慚愧之餘，也不自覺的有幾分興奮！

現在一九三六年過去了，這部年鑑自然應該換上一套「新裝」。怎樣的「新裝」才合時宜？決非幾個人所能解決。因此，在去年十月曾向世界知識的讀者公開徵求意見，承各位讀者的殷勤愛護，我們又聽到廣大的回聲。這一套「新裝」可說是在「集思廣益」的原則下製成的。

因爲時代是前進的，所以一九三七年的新年鑑，與去年的比起來，特別是在內容上，差不多等於「另起爐灶」。如一年來的世界大勢與列強在華勢力等新添各欄不用說了，就是舊有各欄也多非本來面目。一九三七年的「新裝」是否漂亮？是否合時宜？我們不敢妄下斷語，但這一套「新裝」畢竟與過時的一九三六年的舊式樣不同。

我們雖說盡了相當的力量，然而仍不敢以此自足，希望讀者諸君子以指正！

在編輯上，深勞金仲華、胡愈之、張弼、葛喬、張仲實、吳清友、邵宗漢、賓符、朱楚辛諸先生熱心幫忙；關於排校事宜又得錢華君之助，均附此表示謝意。

世界知識社 一九三七年二月

編例

一、本書編輯的目的，一是爲了便利一般著作家與研究者的查考，二是爲了適應讀者大眾的需要。所以，搜集材料的範圍比較廣泛；凡日常生活或讀書閱報所需要查考的，都包括在內；同時，選材的標準也力求實用，避免一切因襲的方法。

二、本書各欄的材料由各專家分別担任撰寫。材料的選擇，問題的解釋，都力求簡單、明瞭、和正確。

三、爲便利翻閱起見，各欄的細目都列在每欄的範圍，查考時可依照細目下所註的頁碼去找尋。

四、一年來世界大勢、島嶼、分政治與經濟兩方面敘述，這是整個世界的縮影，冠在各欄之前。

五、各國概況部分，係扼要敘述各國面積、人口、政體和經濟狀況。世界六十餘國家，都包括在內。殖民地附在宗主國後面。所列各國元首和政治人物，以一九三七年二月底以前在任者爲依據。

六、經濟統計資料，以一九三六年八月底爲止。材料來源，係根據國聯統計月報及其他世界權威統計刊物。

七、人名辭典包括現代世界重要的政治家、文學家、軍人及權威學者，共計三百餘人，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底以前生存者爲限。

八、常識小辭典，係包括政治、經濟、外交、軍事、哲學等項新術語，共計五百餘條，以報章雜誌上常見者爲限。

九、書中人名、地名、國名以及術語，都採用一般通用的譯名；不常見者都附註原文。

十、便覽附在最後，以備檢閱。

目 總

總目

序	一
編例	二
總目	一—二
一、一年來的世界大勢	一—二七
二、各國概況	二九—一〇五
三、國際組織概況	一〇七—一四〇
四、大戰後重要條約	一四二—一六九
五、戰爭和軍備	一七一—一八八
六、世界經濟統計	一八九—二二五
七、文化活動	二二五—二五〇
八、當代名人小辭典	二五五—二七九
九、國際常識小辭典	二八二—三三八
十、列強在華勢力	三三九—三九三
十一、二十世紀大事年表	三九五—四一八
十二、一九三六年大事年表	四一九—五〇〇
十三、便覽	五〇一—五三三

勢大界世的來年一

要目

- 一、一年來的國際政治
- 二、一年來的國際經濟

一年來的世界大勢 細目

一	一年來的國際政治	金仲華(三)
二	一年來的國際經濟	張仲實(一九)

一年來的國際政治

金仲華

從一九三六到一九三七年，世界的歷史像滑過了一個世紀！許多重大的事變發生在這中間，許多可驚的奇蹟出現在這中間。可怕啊，這「非常時」的一年！好偉大啊，這歷史上的突變的一年！

有多少重要的人物棄世了去，有多少無名的英雄從這地球上消失了去！多少的條約成了時代的陳跡，多少舊有的政治名詞變為歷史上最古老的東西！然而，同時却也有多少新的結合，新的力量，出現在我們的世界呢！

種種的恐慌、戰爭、暴亂與威脅，點綴了這「非常時」的一年；另一面，却也有種種新的秩序、新的紀錄與新的成功，點綴着這偉大的一年！

在非洲，一個獨立的國家被毀滅了；在東京，一個空前的暴變染污了文明的史頁；在蘇聯，一個文壇的巨星離開千萬仰愛他的人而殞落了。可是，在亞洲，一個巨大的民族在萬衆一心的抗敵意志之下統一起來了；在北美，千萬人民不分黨派投票給一個民主化的總統；同樣，在蘇聯，一個保障人民最大自由的憲法，給人類文明史上劃下一個紀錄。

黑暗暴住了一九三六年世界的一角；殘酷掃滅了一九三六年大批的人羣。然而，在這偉大的一年中，光明却也在地球的一角上透露着，許多熱情的手擎起了和平號角，千萬個勇敢的青年發出了保障文明的呼號。

在東非的侵略戰爭中，有人嗅到了死神帶來的毒氣；在西班牙的內部爭鬥中，有人看到了一個未來大屠殺的雛形；在德意日的同盟勾結中，有人發覺一九一四年死神的帶子，又緊縛在我們的地球上了。但是，爲了求生，許多人不怕拚死，阿比西尼亞的抗爭，傳播到埃及，傳播到敘利亞，傳播到巴力斯坦，傳播到了所有的弱小民族。爲了和平，許多人不惜流血的鬥爭，在布魯塞爾的和平大會，在日內瓦的青年大會，有着世界各國億萬和平民衆的代表，宣佈了爲和平而奮鬥的決心。

一九三六年是非常的！一九三六年是偉大的！從動亂中我們看出了秩序，從黑暗中我們望到了光明，從悲觀的局面我們要尋出樂觀的前景！

我們應該怎樣去察看，怎樣去尋找我們樂觀的希望呢？

我們要把一九三六到一九三七年的世界，從頭到尾的攤開來，作一個澈底的清檢。

×

×

×

×

一九三六年初，在舊世界的歐洲，是一片混亂。二十幾萬的黑衫軍，已經離開了法西斯的祖國意大利，到東非去實行侵略。已經攻打了三個月了，祇有在阿比西尼亞的東北部和南部佔領了一部分土地。這樣的侵略結果，却是化了很重的代價的。羅馬國家銀行中的存金，已經大大地減少了；經濟制裁的實施，更加深了意國人民生活的困頓。爲什麼要這樣去拚命侵略呢？在法西斯統治的國家內，這却是不許你自由發問的。意國人民的責任是聽候被徵入伍，把金器、金飾物、金獎章一切都交給墨索里尼，作爲侵略的資本；同時，更多的兵士，更多的

飛機，隨着更多的船艦，開過蘇彝士運河往東非去！

戰爭是在東非高原上進行的，在地中海面，却也瀰漫了一片殺氣。大隊的英國軍艦集中着，在直布羅陀附近，在馬爾太周圍，在蘇彝士運河口，懷着監視的敵意。這敵意隨時都可以滋長起來，成為戰爭的啊！於是，在馬爾太島上，加緊着防空設備；在意領利比亞和英國勢力範圍的埃及邊境，祕密的軍事防禦工作在進行着。英國和意國形成了廣大的對壘的形勢。

「制裁就是戰爭，」畢索里尼這句話，却嚇不退國聯這個決議案。在英國積極策動之下，歐洲許多國家都參加了這種對於「侵略國」的經濟的和精神上的戰爭；祇有奧匈和瑞士，在意國的威嚇之下，拒絕了這種「神聖的義務」。

歐洲各國一面在推動對於「侵略國」的制裁，一面却又要提防另一個投機家的野心。希特勒，他每隔多少時候總要向外投一次炸彈；不這樣做，那炸彈會在他國內爆發的。意阿戰爭已經擾動了歐洲的大局，這正是一個趁火打劫的好機會。那麼，向那裏動手呢？萊茵河岸不是一個現成的地方嗎？於是，在三月七日，萊茵地帶的進軍發動了，維持了近十年的羅加諾公約，正式被撕毀了。英法比提出了抗議，那正和以前的許多抗議一樣，沒有實際的效用。英國向希特勒提出了一個問題表，問他：「你胃口的最大限度究竟在什麼地方呢？」却始終得不到答復。

在德法之間展開着巨大的分裂的陣線。法國信賴集體安全制度，德國就反對集體安全；法國議會批准了

法蘇互助協定，德國就說這目的是在包圍德國，它的撕毀羅加諾公約，就是對於法蘇協定的答復；法國的人民陣線勝利了，萊翁勃命的內閣對於侵略者的意圖採取比較強硬的政策，希特勒立刻把墨索里尼拉了過來。

德國的萊茵河進兵這樣驚動了全歐洲，另一方面，地中海紅海上的進軍也仍舊在加緊着。東非侵略軍的司令已經由特蒲諾換了鮑多格里哇，揀着在雨季到臨之前，要把阿迭斯阿比巴攻下。三月、四月、五月，法西斯軍像獵狗一樣深入東非的山林，阿軍的將領喀薩和西育姆在阿香奇湖岸，忘却散兵的遊擊軍略，錯用了正面的主力戰術，吃了一個最大的敗仗。這敗仗成爲意阿戰爭中全局的轉捩點。阿軍失敗了，意軍一直挺進到台西，沿着大道進取，在六月四日佔領了阿京。阿皇逃出了國，坐英艦往倫敦去。於是法西斯侵略者大張勝利的慶宴，宣布成立東非帝國。

這以後，東非的軍事戰鬥又轉爲國聯舞台上的外交戰鬥了。可是，阿皇往來倫敦和日內瓦之間，作着壯烈的奮鬥，却受着三心兩意的英帝國主義狡猾外交家的欺騙。以前推動經濟制裁的是英國，現在提議取消制裁的還是英國，地中海上的英艦都撤回原防了，英國的外交家已經決定放下吉訶德先生的任務，拋開了阿皇和意國談判妥協了。它希望及早恢復地中海上的原狀，它知道馬爾太這個海軍根據地已經不可靠，却希望以塞浦路斯的新根據地，以巴力斯坦和埃及海岸的加強控制，補救這樣新發現的弱點。

地中海上的波浪已經平靜了不少，然而歐洲大陸上却還是一片混沌。新的羅加諾會議召集不起來，原因是意國和德國已經勾搭在一起了。爲了七個月的侵略戰爭，打得精疲力盡，墨索里尼不得不邊就希特勒這

個野心的伙伴，增強他在中歐外交上的地位。他授意奧國總理許士尼格和德國成妥協；他對於加羅諾會議，與德國取一致態度。他拉緊多瑙河流域的匈牙利、保加利亞等國，增添他的羽翼。這個期間，歐洲有許多政治、軍事、外交上的第二流人物在移動，進行外交上的重行調配：德國經濟部長沙赫特遍訪中南歐洲各國，一面簽發定貨的支票，一面散佈納粹的種子；波蘭的軍事教育訓練總監里賓斯基親往巴黎，會晤威爾遜，重整法波中間的舊好；羅馬尼亞的外長鐵杜勒斯哥突然解職了，許多人看出羅馬尼亞親德勢力的抬頭，與小協約危機的增加；還有，奧國內衛團的首領史泰寧堡親王被倒台，許士尼格總理在德意的聯合捧場之下，造成了這個中歐籠子中的獨裁；同時，意外長齊亞諾又訪問希特勒，在交換條件之後，德意的結合居然正式成立。可是，這種種結合與變動，在歐洲混亂的局面中只有增加更多的動亂的因素。

一顆大動亂的種子吹過了比里尼斯山，落在伊比里亞半島。這裏吉訶德先生故鄉的西班牙，現在已脫去中世紀的浪漫的外衣，換上現在歐洲時行的複雜的裝束了。一面有大地主、封建軍閥與最頑固的天主教會；一面却有最新的工業城市，新型的市民與工人。新舊的碰擊，封建壓迫與民主自由的碰擊，在一九三一年發出過一次革命的火花，在一九三四年又發出了一次革命的火花；這些火花都被反動勢力掩熄了，但是在本年二月中，經過一次和平的選舉，却帶給了人民陣線以巨大的勝利。然而，這個人民政權的勝利却又受到了封建軍人的最深刻的嫉忌，甚至引起國際法西斯勢力的深刻的嫉忌。於是一顆動亂的種子飛到這個半島上，巨大的反革命變亂立刻爆發了。

七月十八日，在西領摩洛哥，發出了第一個變亂的信號，立刻傳到西班牙半島南部的塞維拉；立刻又傳到半島北部的蒲爾哥斯、弗朗哥、摩拉、第蘭諾，一些封建軍人，穿上國際法西斯所給與的新外衣，在變亂的舞台上出現；他們領導着愚蠢然而殘酷的摩蘭人與非洲客籍軍，向西班牙的文明都市進擊。德意葡三個法西斯國家支持着叛軍；在英法所發起的不干涉決議之下，西政府得不到外國的軍火，却是作着孤軍的奮鬥，是徒手的民衆對着全副武裝的軍隊，但他們的英勇却還是無比的。他們撲滅了巴塞洛那與首都瑪德里的內部暴動，他們控制了東南面海岸的重要港口。不過，西國政府軍的英勇搏鬥，只有更引動了國際法西斯積極干涉的野心；更多的德意飛機、軍火以至軍事人員出現在叛軍的後方，他們幫助叛軍攻下了桑薩白斯坦與伊侖兩個重要口岸，甚至逼近首都瑪德里。西班牙政府軍在萬分危急的情況下支撐着，他們是支撐得住的，因為國際的大部分同情是在他們這方面，西班牙的大部分人民是在他們這方面。從十月起，蘇聯的物質接濟到了西班牙，國際間同情於西國人民的義勇隊出現在瑪德里前線。瑪德里的政府遷往伐侖西亞了，但是瑪德里城始終是在政府軍手中；叛軍的飛機大炮一直在猛攻，然而這樣的恐怖却已搖不動瑪德里的人心了。

從七月到年底，西班牙的內戰一直繼續着。這不是一個單純的內戰，而是國際化的內戰了。歐洲以至全世界的心理剖分為兩半：德意葡也許還有東方的日本，站在弗朗哥的叛軍的後面，所有其他國家站在西班牙政府的後面，這是一個未來大戰爭的雛形啊！一九三六上半年意阿戰爭撒布在地中海上的火藥氣息，在下半年又變得濃烈起來了。

地中海上吹盪着濃烈的火藥氣息，在歐洲政治舞台上，也同樣有人放散着火藥氣息。仍舊是希特勒放的炸彈。在三月中一個炸彈投向萊茵地帶之後，到九月中，從紐倫堡的國社黨大會舞臺上，又有一個炸彈投向蘇聯。希特勒公然的宣布，他要進攻烏克蘭，他要取得烏拉爾。爲什麼呢？德國太貧窮了。沒有牛油，只有軍火；軍火不能當飯吃的，於是戈林郭培爾一致主張束緊了肚帶，再等過四年，等到佔領了烏克蘭，等到奪回了德國的舊殖民地，大家再過吃牛油的日子。

“Guns instead of butter”成了一九三六年德國唯一的口號。可是紐倫堡的國社黨軍容是壯烈的，在聖誕節近，德國全部所表現的食糧恐慌，却是够悽慘的。於是有人顧慮着希特勒將投擲一個更大的炸彈，或者是向麥米爾，向蘇聯，或者是向捷克，向瑞士，向法國。無論如何，火藥的氣息是更濃烈了，德國的軍火庫不投到外面去爆炸，就要發生內部的爆炸了。

從一九三六到一九三七年，歐洲舊世界的變化，超過了第一次大戰後十餘年來一切的變化。凡爾賽和約沒有了，羅加諾公約沒有了，一個幻想的新羅馬帝國被宣布成立了，兩個法西斯巨頭黏在一起了；但在同時，法蘇互助協定正式成立了，英法的合作却也更加具體了，而法國與西班牙兩個人民陣線政府的出現，也表現了各國擁護民主政治，反抗法西斯勢力的一種最新的姿態。

從動亂中我們看到了秩序；從恐怖殘酷結合的對面，我們看到了和平安定的力量；從慘暗的舊的局面之下，將滋長出閃爍的新的東西來；這是一年來歐洲的舊世界所給與我們的新感覺！